

# 一個民族學家的期許

## 寄望於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劉斌雄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兼任研究員

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將是臺灣南島民族研究的一個新據點。這裡所稱的「臺灣南島民族」，是臺灣南島語系民族的簡稱。指的是以往學術界所稱的「臺灣土著族」及一般所稱的「山胞」、「先住民」或「原住民」，包括泰雅、賽夏、布農、鄒、魯凱、排灣、阿美、卑南、雅美以及諸平埔族。本文以「臺灣南島民族」作為學術上的稱謂，一般則稱為「原住民」。

標本是博物館的核心，是用以區別博物館與其他機構的特色。國內已有若干收藏臺灣南島民族標本的單位。以公藏單位為例：臺灣省立博物館是最早開始收藏的地方，收藏時間主要在一九〇〇年至一九二〇年代；其次是臺灣大學人類學系標本室，收藏時間主要在一九三〇年至一九四〇年代；第三是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博物館，收藏時間主要在一九五〇至一九六〇年代；第四是臺灣山地文化園區，以臺灣南島民族傳統建築為主。光復之後，私人收藏原住民文物風氣漸漸興盛，對原住民文物的需求增加；在政策影響下原住民與外界接觸日益頻繁深入，漸次納入大社會的經濟體系之中。在這兩種力量作用之下，原住民原有的用品文物遂大量流入古董商及私人收藏家之手；原住民傳統技藝也隨而逐漸式微。

原住民原有文物，在這裡我以「有形標本」來稱呼，多已流散在外；部份仍留於原地的文物對原住民有獨特的社會文化意義，不易也不宜使其脫離原脈絡。而流散在外的標本，因層層轉售使原始資料盡失，大大減低這些標本的學術價值。這些是新的博物館取得臺灣南島民族標本的困難之處。再者，即使取得了標本，如何使展示不落窠臼，是另一個問題。

新設立的史前文化博物館在這樣的情境中如何開展，是一項艱鉅但富挑戰性的長遠工作。在此我以一個民族學工作者的立場提出一些想法作為參考。首先我想提出「無形標本」的觀念。無形標本指無形及動態的文化要素的記錄，如語言、信仰、祭儀、歌唱、舞蹈以至社會組織、親屬制度。

臺灣原住民在納入大社會的經濟體系後，原有手工技藝及相關知識隨生活改變及老一輩凋零而急速消失。這些技藝是這些民族智慧的結晶，人類共同的寶藏

，就這麼消失十分可惜。對以科際整合為特色的史前文化博物館而言，工藝涉及原住民對自然的知識，與自然史研究相通；技術的記錄研究需配合相關技術的專門知識；而製作的過程與成品可提供考古學研究作參考。其次，工藝方面的研究、收藏、展示，是現有相關機構較為缺乏的，可以作為史前文化博物館的特色。所以手工技藝是民族學研究及收藏很好的起點。以下我想以紡織為例來談談可能的作法。

紡織是人類將自然資源轉換為遮蔽及美化身體與住居的過程。撿選工具與原料素材涉及對自然界的認識；由紡線到織出成品涉及紡織技術的知識；實際的操作涉及該社會的社會範疇（如年齡、性別、親屬體系、社會階層）與分工；成品的流通、織品的質地、圖案及衣服的樣式，表現出該社會的社會關係、社會範疇以及信仰體系；紡織材料、技術與盛衰反映出該社會對自然與人文環境改變的回應。

在民族學、植物學、紡織研究者合作之下，利用文字、圖表、影像、聲音等不同媒介記錄，對原住民與紡織相關的知識、技巧及社會文化體系，相信會有多視野的了解。更重要的，最好能培養具有實際紡織技能的人才。整理各族織機形式、織法、圖案以及其他社會文化基本要素，探索深藏其後的結構，逐步建立的系統格子圖，以助於探索各族文化之形成與發展。更進一步則希望能以臺灣為基點，漸次向東南亞、大洋洲等南島民族分布的區域開展，藉比較研究來探求南島民族的通性與各民族的特性，以增進對臺灣南島民族的了解，並建立世界性比較研究的基礎。

在典藏方面，除了收集有形的成品與半成品外，各種媒介製成的「無形標本」，也應系統地收藏整理。以保存完整的記錄，並建立良好的典藏設備加以保存維護，以及登錄制度以便於使用管理，以支應研究、展示及推廣教育的需要。

有了這些記錄完整、使用便利的有形與無形標本，及研究的成果，史前文化博物館便能夠以不同於其他機構的方式來展示臺灣南島民族的社會文化。有形標本與圖表照片配合情境展示(diaroma) 作靜態陳列，其他以聲音、影像紀錄的無形標本可直接應用於展示場中，使展示生動活潑多變化，讓參觀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也可以另闢視聽室，讓參觀者在不同的環境中以不同的方式來感知展示的主題。然而展示是知識的一種表達方式，史前文化博物館要使臺灣南島民族的展示，由靜態、具體的標本陳列走向動態、抽象的智識展現，必須要有深厚紮實的研究作後盾。

在推廣教育方面，史前文化博物館若能開闢手工技藝的學習場所及相關設備，有系統設定長期的技藝傳習計畫，由本館人員或者原住民藝師來傳授紡織技藝

給有興趣的人，是一項極有意義的工作。特別是針對年輕一輩的原住民設計課程，是博物館對原住民的回饋，也播散原住民技藝的種子。

臺灣南島民族研究有近一百年的歷史，已有相當的累積，這些文獻資料對了解臺灣南島民族有很大的助益。然而這些文獻以不同文字寫成且散在各地，不易取得利用。基於研究推廣的需要，史前文化博物館可以收集翻譯這些資料，並加以系統的整理建檔，成為便於檢索利用的資料庫，開放給大家查閱利用。一方面使史前館成為臺灣南島民族的資料庫；另一方面有助於提昇社會教育的深度與廣度。

最後，我想特別就史前文化博物館與諸原住民族的關係提出一些想法。史前文化博物館與臺灣原住民族在知識傳遞之外還應該建立更積極的關係，例如邀集原住民參與展示設計的工作，冀能呈現原住民對自己文化的主觀認知；提供活動場地甚至部份藏品，給館址附近原住民諸族舉行各種慶典儀式，希望使史前文化博物館成為原住民族共享共有的博物館，原住民文化在此不僅是記錄的展示，更是生活的展示。

以上提出的想法，需要網羅各領域人才，有計畫地建立館內外合作網絡，長時間共同思考努力方能有所進展。博物館事業原本即是百年事業，短時間內不易見到成效，需要從事的人以專業素養與長遠的眼光來經營。謹以這篇短文與大家共勉。